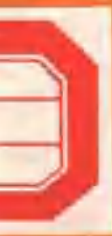


云南民族学院
历史系编



民族·历史·文化



民族·历史·文化

张金鹏 吉敦谕主编

2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滇新登字 07 号

责任编辑:赵国树

封面设计:杨德馨

民族·历史·文化

张金鹏 吉敦谕主编

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云南大学校内)

云南教育印刷厂印刷

★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 字数:190 千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1000

ISBN7-81025-276-3/K·61

定价:4.00 元

民族·历史·文化

- 狄青传..... 吉敦谕(1)
- 商品交换与西南夷地区设郡 徐兴祥(26)
- 略说清代云南民族人口迁移的特点和影响
..... 杨筑慧(34)
- 《后汉书》民族史传评述 文明元(46)
- 西汉时期中原逃人对匈奴社会影响 马 勇(56)
- 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途径新探 尹建东(68)
-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浅析
..... 方福祺(81)
- 略谈洪仁玕的改革 汤明珠(91)
-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期的滇缅贸易与
腾冲的繁盛..... 侯蕊玲(105)
- 殷承璩评传 殷 英(115)

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次实践·····	和少英(129)
关于世界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简要述评 ·····	张金鹏(150)
罗斯福执政时期的拉美政策·····	王晓华(180)
简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封建教会 土地的立法·····	吴开婉(190)
试析滇西南山地民族传统游耕之生态适应性 ·····	王东昕(202)
西傣宗教的二元构成及其功能·····	罗 阳(213)
浅析佤族社会伦理道德的变迁·····	锐 芳(227)
民俗对歌 ·····	苏丕昌 寸崇德(239)
艺术的召唤·····	龚 箭(251)

狄青传

吉敦谕

一 历史与历史剧

狄青是宋代一位大名鼎鼎的军事将领、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。但其生平业绩，近四十多年来，在中国史坛上还未见到过一篇传记问世。只有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的《宋史》部，为他列了一个条目，寥寥数行，语焉不详。可在戏剧舞台上，与史实面貌全非的狄青故事，却一直在民间广传流布。考其渊源，最早如宋人笔记——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、魏泰《东轩笔录》、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、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等书中的许多故事情节的记载，明显地夹杂着当代还未曾失实的民间传述的痕迹。迨至元朝，民族矛盾加剧，人民群众缅怀英雄，民间传说不胫而走，愈传愈离奇。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吸取民间流传的素材，进一步形象构思，加工锤炼，具有深切感染力、传播力的狄青戏剧乃脱颖而出。元吴昌龄最早写了《狄青扑马》（又称“搏马”、“搏马”），今已不见流传；《狄青复夺衣袄车》，是现存最古老的传统剧目，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脉望馆钞校内府本。尔后，许多狄青戏剧不断搬上舞台，著名的有《风雪夺昆仑》（李万春先生藏本）、《珍珠烈火旗》（又名《双阳公主》，程玉菁先生藏本）、《反延安》（毛世来先生藏本）、《通海沟》（孙盛文先生藏本）等，于是狄青的事迹，人们通过喜闻乐见的戏剧，就达到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程度了。

然而，问题恰恰就根源于此：戏剧人物狄青与历史人物狄青判若两人。戏剧远远地离开了历史事实，一位堂堂正正、功勋卓著的爱国将领，反而被封建传统观念扭曲塑造成了皇戚后裔。例如，有的戏剧武断宣称狄青是“狄太后弟狄世荣之子”；更有甚者，竟荒唐地把北宋狄青与东汉班超捏合在一起，编造“西羌”攻占昆仑，狄青讨伐印唐、上乘两国，还与汉代西域鄯善一位名叫双阳公主的美女之间有着爱情婚姻关系。凡此种种，不伦不类，哪里有点滴的历史真实性可言呢？！

尤其难以令人理解的是：解放十年后的舞台上，曾公演过一部“新编历史剧”——《狄青风雪夺征衣》（1959年天津“百花文艺出版社”刊行的《湖北戏曲丛书》收入），作者扬言这是“根据历史资料编写的”。但观其内容，实际上可谓对狄青的生平历史茫然无知。因为该剧不但重弹了旧杂剧中狄青“倚仗裙带沾恩”的老调，而且还捏造出杨宗保“帅守三关”、以御西夏的谬误历史背景和什么狄、杨（家将）两家的矛盾嫌隙。北宋镇守三关——益津、瓦桥、淤口，旨在防御契丹辽国南犯中原，这本是普通常识，可作者硬把“三关”移位于西北甘陕地区，把“契丹”误作“西夏”，把西北战场主帅范仲淹该戴的帽子，硬加到什么“杨宗保”的头上，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？！无可讳言，该剧张冠李戴、歪曲史实，已给观众带来恶劣影响，现在是应该还狄青本来面貌，以正视听了。况，这位出身农民、沦为黥卒、战功赫赫，首居枢府，成为中央最高军政衙门位同宰相的人物，旋被流言蜚语恶毒中伤、忧愤离朝而暴亡的坎坷经历，恰恰是北宋中期仁宗政治、军事史的一面折光镜，透过它，又可以窥见其内涵特质。因此之故，搜集宋代文献中有关狄青之史料，为这位英雄人物在现代中国史坛上立下一篇传记，以其

光辉业绩，昭彰青史，垂训后世，亦不无意义。诚然，作为历史剧，我们并不反对在艺术处理上采取虚构、夸张和渲染的手法，但这“虚构”，则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尊重历史，来进行艺术的创造。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，不能把不同时代的人物胡编乱扯、强行捏合在一起，在大庭广众睽睽之下，闹出“关公战秦琼”的笑话！藉文艺允许“虚构”，即随心所欲地杜撰历史，还美其名曰“新编历史剧”云云，显然贻误非浅。象这样的艺术虚构，反而会损伤艺术的真实，最终只能导致一场锣鼓，化作昙花幻影，绝难在优秀传统剧目中立足而长期保留一席之地。

二 西河除霸，汴京投军

狄青字汉臣，汾州西河（今山西汾阳）太平乡刘村里人。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，歿于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享寿五十岁。在这短短的一生中，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，其曾祖父狄真、父狄普、兄狄素，三代“家世为农”^①。汾州西河是宋朝河东路辖下的一个军事重镇，地近边陲，百姓在农闲时期，在乡社的组织下练兵习武，历来是“精兵健儿”的发祥之地，所以几乎家家户户大都粗通兵法和骑射，在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军事人才。狄青诞生在山西著名将领杨继业殉难二十二周年之际，自幼耳濡目染的是耕田地、练武艺、重气节、嫉恶仇，绝非皇戚纨绔子弟之类。出身与环境赋予了他“尚侠好义”的品格，自幼同少年伙伴做军事操练游戏，即能“立将校、整步伍、明号令”，乡里称赞他将来必是“良将之才”。王珪为他写的《神道碑》，记述少年狄青，

“生而风骨奇伟，善骑射，少好将帅之节，里间侠少多从之”^②；余靖为他写的《墓(志)铭》亦说：“公谨重信厚，风骨冥常，少以骑射为乐，期于功名自立”^③。作为少年英雄的狄青，历史文献中只保存下一桩他与狄素在西河除霸的事迹。《东都事略》卷62，《狄青传》载：

“青年十六时，其兄素与里人号铁罗汉者斗于水滨，至溺杀之。保伍方缚素，青适餉田见之，曰：‘杀罗汉者我也’！人皆释素而缚青。青曰：‘我不逃死，然待我救罗汉庶几复活，若决死者，缚我未晚也’。众纵之。青默祝曰：‘我若贵，罗汉当苏’。乃举其尸出水数斗而活，人咸异之”。

这段记载典型地说明了十六岁的狄青，就具有临畏不惧的心胸、见义勇为的情操和豪侠仗义的气概。在此事件之后，据张舜民《画墁录》载：“(青)逋罪入京，窜名赤籍。”宋代士兵，俗称“赤老”。《邻几杂志》：“都下鄙俗，目军人为赤老”。但狄青带罪潜逃汴京开封，投军人籍，究竟在何时，却史无明文说明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云：“世言狄青隶(军)籍与王尧臣状元之年同。”徐度《郤扫编》卷下记载较详，其文云：“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，狄武襄公始隶军籍。王公唱名自内出，传呼甚宠，观者如堵。狄公与侪类数人止于道傍，或叹曰：‘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，穷达之不同如此’。狄曰：‘不然，顾才能如何尔’。闻者笑之。后狄公为枢密使，王公为副，适同时焉”。

考，应天府的举人王尧臣状元及第在天圣五年(1027年)。依此可知，狄青汴京投军，这时刚满二十岁。一个是荣华富贵，一个是悲怆凄凉，同是青年人的不同遭遇恰成鲜明对照。身世卑微的狄青以“才能”论入高低的见解是怀着远大抱负的，当时虽为人们所耻笑，但二十多年后，他竟然跃为北宋

王朝的最高军政长官——枢密使，而状元王尧臣那时恰恰当了他的副手！

狄青投军入伍，是北宋王朝的养兵政策给他提供的一条生路。“犷悍之民，收隶尺籍，以给守卫”^④，把可能形成的民众反政府的威慑力量，用招兵之法，转化为保卫其政权的有力工具，故“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”^⑤，成了赵宋君臣们恪守的“祖训”。狄青以其“材貌魁伟”、“骑射精良”，得到了拣选兵卒大员的赏识，被选进皇城，充当了专门扈从皇帝的卫士。从这时起，狄青才被按照法定规则“黥面”^⑥，接受了“皇恩浩荡”的洗礼。他在皇城的职守，各书记载不同：《宋史》卷290，本传云：“初隶骑御马直，选为散直”。《东都事略》卷62，本传云：“初为骑马小底，后隶拱圣军，选为散直。”《墓（志）铭》称：“系名拱圣籍中”；《神道碑》亦谓：“补拱圣籍中”。按宋代兵制，“天子之卫兵”——禁军，归殿前、侍卫二司统领，“其最亲近扈从者，号诸班直”。“骑御马直”，就是皇帝的骑兵卫队。“拱圣军”是直属殿前司的一支禁军名称。“散直”系专充内殿扈卫的卫士班长，宋时分四个班，轮留值班，由此可知，狄青从二十岁投军即在皇城卫士的岗位上，一直度过了十二年（1027年——1038年），最高职务是“散直”，整日被禁锢在僵死的封建宿卫制度下，既没有施展其英武才华的机会，也无法有功于人民和国家，他一生中最富有朝气的青春，是在阴森森的皇城内，作为一名忠贞于帝王的卫士消磨掉的。他由农民、逃犯、黥卒，变成了封建皇权熏陶下的宠儿，他的出路只能是以效忠于帝王的实际行动来博得宫庭的青睐。正由于此，才为狄青从三十二岁起跨出皇城门槛，投入西北战场，因战功不断拔擢、跻身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中，打下了初步的基础。

三 抗击西夏，声威远震

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是狄青一生中的转折点，他从此脱离开室人气息的皇城，以内殿散直资格，随拱圣军开赴延州。这是同宋、夏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严重形势分不开的。因为在这一年，西夏贵族首领元昊正式建国称帝，统兵五十万，占有东尽黄河、西界玉门、南接肖关、北控大漠的广大地区，建军立政，创制文字，招揽汉族中失意的文人，准备进攻宋朝的陕甘边区。宋朝被迫加强防御，急速调兵遣将，支援西北，于是，狄青就得到了抗拒西夏、捍卫朝廷的良机。

应该指出，西夏发动对宋朝的朝争是蓄谋已久的。自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据有夏、银、绥、宥、静、灵诸州，独霸一方之后，就想逐步吞并宋朝边疆，“成霸王之业”^①。到元昊之父德明继位后，表面上与宋结为盟好，实际上是为取得宋朝的大批俸赐，充实力量，并乘机“西掠吐蕃健马，北收回鹘锐兵”^②，积极挺进河西走廊，夺取甘、凉二州。但元昊对其父的蚕食政策却认为太保守，而主张“练习干戈，杜绝朝贡，小则恣行讨掠，大则侵夺封疆”^③。所以元昊称帝后，自以为“今甲马雄盛，金帛富饶”，乃“诱纳亡命之徒助成狡计，故敢直犯边关，破寨逼城”^④，公然点燃了不义之战的烈火。

宝元二年(1039年)十一月，西夏突然袭击保安军(今陕西志丹)，从此揭开了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的序幕。钤辖卢守勤令狄青反击，结果挫败西夏兵马，旗开得胜。论功行赏，“散直狄青最多、超四资，除殿直”^⑤。但此后宋军在许多主要战役中，却举师则惨败，损将又折兵，延州之战，大将刘平被杀，石

元孙被俘，全军陷入重围；好水川之役，又陷敌伏中，自大将任福、桑怿以下死万余人，“阵亡者之父兄妻子”，“持故衣纸钱，招魂而哭”，哀恸之声震天动地^⑤；镇戎军之战，自大将葛怀敏以下死者又不可胜计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由于宋朝军政制度的腐败。具体而言，宋朝投入西北战场之兵，“不下七八十万，可谓多矣，然训练不精，又有老弱虚数，十人不当一人”^⑥，加之分兵驻守，力量薄弱，“贼凡三至而三胜”，“彼常以十战一，我常以一战十，其为胜负甚明”^⑦，而且，“所在将帅，例复失和，妒能害功，动致矛盾”^⑧，“用空疏鄙耄者为偏裨，以游惰怯懦者备行伍，故大举即大败，小战辄小奔”^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说宋军在西北战场上，还显现出一线光彩，那么这只能归功于那些坚决抗战、奋勇杀敌的将士们，而其中的狄青，正是最有赫赫声威的代表人物。

从宝元二年到庆历四年（1039——1044年），五六年间，狄青身经二十五次战斗，除在保安军大败来犯之敌外，还曾先后转战于大里、清化、榆林、归娘岭、浑州川、白草、安远、南安等地，俘虏敌兵万余人，获马牛羊、铠仗、符印、辎重等战利品数以万计。特别是在宋军处处被动守御的形势下，狄青孤军一枝在金汤城（今志丹县北百里）击溃敌兵，又乘胜进军乾谷、三堆、杏林、直捣西夏控制的宥州之境，歼灭敌酋，毁其积聚、庐舍数千，俘其部曲、奴隶五千七百余人，然后凯旋班师^⑩。这要算是战争中宋方所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了。从此狄青声威远震边陲，成为西夏唯一惧怕的北宋战将。这当然也是有诸多具体原因的：

首先，狄青作战英勇顽强，威武逼人。他曾八次负伤，但临危不惧，如安远之战，虽受重伤，“犹挺起驰赴，众争为前用。临

敌被发带铜面具，出入贼中，皆披靡莫敢当”^⑧。因此，“虜人谓青为天使”^⑨，“人呼为狄天使”，又“有狄万之称，谓以一足以敌万也”。宋仁宗观其图象仪表，也大为惊叹，曰：“无愧为国虎臣，联之关（羽）、张（飞）也”^⑩！。

其次，狄青并非一介“武夫悍将”，而是位智勇双全的军事家。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，韩琦、范仲淹调任西北边防为统军主帅之后，由于狄青“入阵勇猛”而得到了他们的赏识。韩、范二人都是当代著名的政治家，学识渊博，极孚众望，时人人为之谣曰：“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；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”，“一韩一范之谣，屹然为天两柱”^⑪。范仲淹授之以《左氏春秋》，狄青“益喜书史”，虚心求教，“自春秋战国至于秦汉以来成败之迹，概而能通”，“既明见时事成败，尤好节义”^⑫。而且他还不放松向一切有识之士学习的机会：知青涧城种世衡曾“授以兵法”；何涉在管勾鄜延等路经略安抚招讨司机宜文字时，“尝为诸将讲《左氏春秋》，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”^⑬；“学通古今”、“博学有识度”的大儒尹洙，为“经略判官，青以指使见，洙与谈兵，善之，荐于韩琦、范仲淹曰：此良将材也”^⑭。后在泾州、渭州上任，尹洙与狄青也经常谈论兵法，成为挚友。在当朝名臣的启迪下，狄青是遇事必周密地依据客观情势作出判断与决策，他的作风是：“为人慷慨，尚节义，有大虑，慎密寡言，外刚锐而内宽，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，其行师必正部伍营，陈明赏罚，虽敌猝犯之，无一士敢后先者，敌尝以少击众，而所向无不靡。与士同寒饥劳苦，而又喜大功与人，未尝自言”^⑮。在延州境内，狄青还负责修筑了一些军事防线，庞籍命他领兵万余人在浑州川口，筑成了招安寨，在丰林、大郎修建了战堡，都控制着西夏进犯的道路，使之不敢轻易窥伺边关。

他的战功和事迹受到当朝的重视，庆历二年（1024年）镇戎军之役后，提升为泾原路兵马部署，成为统率一路大军的著名将领了。

所以，当宋军在西北战场屡受挫败的形势下，居然拥现出了一位所向披靡的战将，无不齐声赞颂。胡宿称他“气节毅然，智略明甚”^②；尹洙则说：“泾原诸将练事可倚任者，莫若狄青”；“狄青忠纯可信，重厚可倚，至每与之讲议军政，至于临敌制变亦合事机”^③；韩琦歌颂他“忠孝沈厚，出于天资，威名方略，耸于塞外”；^④范仲淹更是多次高度评价他说：“西路巡检狄青，自来入阵勇猛”；“颇勇气，乞早加奖用”；“实有武勇，堪任管军”，在其向中央写的《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》中，说：“泾原路部署狄青，有度量勇果，能识机变”，把狄青列为“第一等第一名”^⑤；大文豪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《论狄青札子》，说：“青之事艺，实过于人，比其辈流，又粗有见识，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材能。国家从前难得将帅，经略招讨，常用文臣，或不知军情，或不闲训练，自青为将领，既能以勇力服人，又知训练之方，颇以恩信抚士”^⑥。故王朝中央特地为他颁布诏令制文，予以嘉奖：

“具官狄青，优负智谋，素推骁果，屡膺戎寄，久练武经。往者西师在边，外勤将略，参着幄画，助严邦威，……报功居最，腾誉寝高”。

“具官狄青，体沉鸷之度，怀忠毅之资，策名兵锋，受住边琐，权谋形势，赅通四种之书，叱咤暗鸣，居擅万人之敌”^⑦。

这是北宋王朝在重文轻武的传统方针之下，所给予的武将最高的评价。一个出身农民的黥卒，经过一场民族战争，被锤炼而成为朝野共颂的赫赫名将，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罕

见的。

四 克己奉公，忍辱负重

狄青任泾原路兵马部署后就离开延州，前往渭州驻防去了。当时，渭州的知州是尹洙。一文一武，勤劳塞上，彼此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友好关系。这时，战火已日渐沉寂，宋朝官僚内部之间的矛盾却逐步抬头。在渭州相继出现过两起牵连狄青的事件，在此说明其真相，对于全面了解狄青的所作所为是很必要的。

一是“公使钱”事件：

所谓“公使钱”，即宋政府拨给地方官署做为“养贤优礼”的一部分公用钱，专供士人、使臣宴饮等项开支。范仲淹《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》中云：“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，益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返有行役之劳，故令郡国馈以酒食，或加宴劳，盖养贤之礼，不可废也”^⑤。由于边臣张亢、滕宗谅、葛宗古等贪污该款被揭发，宋廷派官追究。张亢等人为减轻罪责，例举诸多私用公使钱的实例，受牵连者甚多，其中就有狄青，因而也在追查之列。一位堂堂正正的高级将领被牵进此案，不免引起朝野重视。欧阳修《论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钱札子》云：“臣料青本武人，不知法律，纵有使过公用钱，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漫，不过失于点检，致误侵使而已。……只将张亢一宗事节依公根勘，不得枝蔓勾追，其狄青纵有干连，仍乞特与免勘”^⑥。其实，真象表明狄青是无辜的。因为自宋夏战争以来，泾原路所增兵额及领兵官员、使节等，都数倍于往日，犒酬、宴请与诸般杂项开支也大为增加。这时宋廷却不分地区、

缓急，规定一律削减公使钱额，故渭州的财政以致入不敷出。勾当公使库使臣刘怀信经狄青批准，从军库中借银一千两出贷，“回易利息，以充公用”，并非中饱私囊，性质根本不是贪污。尹洙上书曾澄清此事，他在《论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钱状》中云：“臣切见自来武将所赐公钱诸使用，便同己物，其狄青于公用钱物即无毫分私用”^⑤。尹洙是渭州的知州，目睹公使钱收支情况，他的话比欧阳修更可信，说明狄青不愧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将领。据韩琦所撰《尹洙墓表》^⑥，尹洙也被牵连进去。“有部将孙用者出于军校，尝自京取息钱，至官，贫不能偿”。尹、狄二人“惜其材”，乃将公使钱借给孙用还债，每月扣其俸禄归还官库，这本是爱护将士、使之专心边事的正确处理方法，可也被诬为“盗脏”，把罪名又硬加给尹洙，使这位平时就“家道屡空，衣食不给”，死后更是“家无余资”的清官，蒙受了不白之冤，被罢官后含恨而逝！干这种诬陷之事的小人就是刘湜，他“深致洙罪，故得优擢焉”^⑦。这个无耻之徒虽“按验百端，不能得一毫以污公”，却仍然是踏着尹洙的尸骨加官进爵了！

诚然，宴饮铺张浪费是弊政的表现，且看渭州幕府宴请刘易的一段实况吧：刘易本陕西土豪，“多游边，喜谈兵，宝元、康定间，韩魏公（琦）宣抚五路，荐于朝，赐处士号。……尹师鲁（洙）帅平凉，延易府第，尊礼之。狄武襄（青）代师鲁，遇之亦厚”，“每燕设，易嗜食苦马菜，不得即叫怒无礼”。边城无这种苦菜，狄青为之“求于郡内”，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却又不吃，再设“常馔”招待^⑧。像这样假装正经，实则任意挥霍的事，当不只刘易一人。试想，处在前沿阵地上的渭州，能够有多少公使钱为其胡作非为呢？！《孔氏谈苑》引《魏王别录》^⑨，典型地

刻画出在宴会上刘易的丑态和狄青的高风亮节，很值得一读，文云：“狄青定副帅，一日宴公（韩琦）。唯刘易先生与焉。……时优人以儒为戏，易勃然谓‘黥卒敢尔’！诟詈武襄不绝口，至掷樽俎以起”。而狄青却“气殊自若，不少动，笑语益温。次日，首造刘易谢之”。这是何等宽宏大量的胸襟！狄青并不是畏惧一介腐儒的谩骂，而是自知身负重任，需要团结士人效力边疆，共御来犯之敌。由此可见狄青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忍辱负重的将帅之才。

二是“水洛城”事件：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追究公使钱的案件刚告平息，宋廷又围绕着是否修建水洛城军事要塞的问题，展开激烈争论，狄青又被卷入这场漩涡之中。

水洛城位于今甘肃庄浪县东南，即因水洛川环城西流而得名。其地，“川平土沃，又有水轮银川之利，环城数万帐，汉民之逋逃者归之，教其百工商贾，自成完国”^⑤，是一个在北宋与西夏两大政权之间、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开发的地区。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宋静边寨寨主刘沪屯兵于水洛城西南约二百里的章川堡，占夺良田百余顷，并秘密遣人劝说水洛城主多萨廝归附。同年八月，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戢巡视边防，刘沪遂引导多萨廝及属下各部落酋长来献城，表示愿为宋朝的“属户”。郑戢即令刘沪率兵接收，“既至而氐情中变，聚兵数万合围，夜纵火呼啸，期尽杀官军”，结果被刘沪击溃，“酋皆稽颡请服”。郑戢闻讯后洋洋自得，认为此地不但可通秦（州）、渭（州）援兵，而且，能够得蕃兵三五万人抗击西夏，于是，决定派刘沪于十月份立即修筑水洛城。陕西宣抚使韩琦上书“论十三条”不便^⑥，谏官孙甫以及尹洙、狄青也反对冒然动工^⑦。综括